

对话

新闻结束的地方
是文学出发的地方

读品:您也做过记者,这段经历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?
邱华栋:我最开始在机关干了一年,后来到《中华工商时报》干了11年,30多岁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做《青年文学》主编,干了4年,又到《人民文学》当编辑部主任、副主任,干了7年,现在到了鲁院。做记者那会儿,采访的人物很杂,这能培养你观察事物和人物的一些能力。

读品:您在《人民文学》时推出过一个非虚构的栏目,白俄罗斯作家获得诺奖后,感觉这股热潮还会持续下去。

邱华栋:鲁院上一个班,我就专门谈非虚构写作,从中国的史传传统讲到美国的非虚构文学,纵横贯通。我把马尔克斯的所有非虚构写作列了个清单,一共16本——《海边文集》《尼加拉瓜战争》《一个遇难者的故事》《电影导演历险记》等等,其中一些看不到,我是让别人弄来的西班牙语版。很多人以为他是一个小说家,其实他写了大量非虚构作品。最近从微信上看到,一个白银杀人案,还有最近的甘肃一家六口身亡的新闻出现各种各样的文章,一些文章,已经越来越接近文学的非虚构。

读品:非虚构这么一个概念,是否会对文学产生一个持久的影响?

邱华栋:有一阵有记者问我,非虚构这么火,会不会把虚构都给干翻了,我说恰恰相反,文学之美在于想象力,这是非虚构无法替代的,想象力是非虚构无法抵及的。从另一方面,中国社会这么庞大,现实也无比庞大,很多东西超越了写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家的想象。这是两回事。新闻结束的地方是文学出发的地方。很多事件轰动一时,现在大家已经不关心了,但我脑子里经常出现福建那个把公交车烧了,死了好多人的(新闻),还有一个黑龙江的孕妇,大学生帮忙送她回家,她帮老公强奸人家还把人家杀了。这些事情超越了人性的底线,为什么会这样?作为一个作家,可能会从各种角度来琢磨这些事儿。很多文章抨击社会,作为一个作家不能这么简单地看待问题。如果这么简单就好办了。你就说甘肃这个事情,它很复杂,跟贫穷有关,跟她的低保被取消有关,甚至跟她个人的性格有关,很多人也很穷,但能杀了自己的孩子吗?很多事儿集中到她身上,才出了这个事。



虽然手头正忙于《金瓶梅版本图录》,但脑海里已经有了下一部历史小说的完整构思

邱华栋:就怕作家会武术

邱华栋精力之旺盛,文坛少有。仅今年上半年,他就有一部长篇、一部诗集、两部短篇小说集、一部随笔集出版。其中,长篇小说和诗歌集是全新的作品。目前,他正在研究《金瓶梅》的各种海外版本,以厘清这部奇书问世四百年来在海内外出版传播的历史。这部《金瓶梅版本图录》预计将于明年问世。除了创作、研究,担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的他,还有大量的教学、行政工作压身,但他每样都没落下。强健的精神和体能,跟他早年习武经历有关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/文 施向辉/摄

靠才气,慢慢就不行了。这样的人有长劲儿,有的人写作

文版的全文,五大卷。牛吧。”
每天一睁眼就看到两大柜子书等着去研究,会不会有压力?“不会啊,都是宝贝,就像帅哥拥有了美女,这是什么感觉啊?一点压力都没有。喜悦!觉得这东西怎么在我屋子里放着,挺高兴的。”邱华栋说。

邱华栋出道很早。在上世纪90年代,他的约七十篇“社区人”系列中短篇小说密集发表,在国内文学杂志上进行地毯式“轰炸”,迅速取得评论界关注。2000年左右,“北京时间”系列四部长篇《白昼的喘息》《花儿与黎明》《正午的供词》和《教授的黄昏》奠定了他继王朔之后都市文学代言人的文坛地位。

不过,这位擅长以都市为写作背景、以中产阶层为描写对象的作家近年来却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历史。尤其今年新出的《时间的囚徒》和《十一种想象》,都在探索历史小说的写作方式。一个城市小说家为什么变为历史小说家?

“就我自己的感觉讲,作家一开始写作,一定是贴着自己的体验、经验和生活来写。我是在新疆长大的,高中时就写了一些关于新疆关于青春期的故事。后来大学毕业到北京,那时的北京正处于成长与巨变的过程中。通过观察到的外部景象,我把自己的内心感受表达了出来,构成了对这个城市以及这个时代的深刻体悟,于是有了‘北京时间’系列。”

“写来写去,审美上容易疲劳。我作为作家,老写同一种题材,疲惫。另一方面我也想突破自我,我不愿意被评论家们像钉蝴蝶一样钉在那里,被定位在一个‘新都市小说写手’这样的符号之下。我要寻找自己写作的经验。”邱华栋说。

写作这件事情,“过了这个村,就没有这个店”了。47岁的邱华栋对于中产阶层已不像过去那么有兴趣,而是更愿意穿梭于古今世界,把目光投放在一个个生命个体上。

“左手写一篇城市小说,跟我很近;右手写一篇历史小说,跟我很

远。这样我审美就不疲惫,总是和两个美人在一起,这是我作为作家的生产方式。”邱华栋说。

邱华栋精力之旺盛,文学圈少有。他总是精力充沛地四处奔波,也总能在重要的文学活动上见到他热情洋溢的笑脸。然而这些都不妨碍他的创作激情。单是今年上半年,邱华栋就有历史小说集《十一种想象》和当代题材短篇集《十三种情态》,诗集《闪电》,散文随笔集《蓝色》以及作为系列小说“中国屏风”第四部的长篇力作《时间的囚徒》面世。

虽然手头正忙于《金瓶梅版本图录》,但脑海里已经有了下一部关于新疆的历史小说的完整构思。

“我这样的人有长劲儿,有的人写作靠才气,慢慢就不行了。我这又有文学研究,又有版本图录,又有小说诗歌,什么都有,挺吓人的。”

调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后,除了创作、研究,又有繁重的教学、行政工作压身,但他事事干得都挺顺手,一样没落下。

这种强健的精神和体能跟他早年练武的经历有关。20世纪80年代初,电影《少林寺》播映后引发了全国青少年的习武热潮。那时邱华栋13岁,正上初中,也萌发了习武的热情,于是参加了体校武术队,一直练到高中毕业。拳法和掌法,套路和器械,他全都练过。“器械中软器械我练习绳镖,硬器械我练习单刀,此外,我还擅长腿法,我的腿法又刁又快又狠。”

“精力充沛还是跟这个有关的。经过专业训练以后就有韧性,能吃苦。教练有时过来一顿暴打,折磨你的自尊心,充沛你的体能。人如果经受过这些,就抗压了。人格上比较经得起折腾。”

“这么胖还能耍得动,是不是看着不像?”边说邱华栋边起身取来龙泉宝剑,嚯嚯嚯当场练了起来。耍了一会,还觉得不过瘾,又使起了双截棍。

表演五分钟,邱华栋气定神闲落座,并不见他大喘。“现在练不动了,也太忙了。”



邱华栋

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,18岁出版第一部小说集,199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。历任《中华工商时报》记者、文化部主任助理,《青年文学》主编,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等,如今为鲁迅文学院副院长。出版长篇小说《夜晚的诺言》《白昼的喘息》《正午的供词》《中国屏风》等九部;发表有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随笔、评论五百余万字。

大读家

读书人,写作者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